

轻启心扉系列

相思不打烊

YOU ARE MY
DESTINY

[台湾]李昱臻 著



相思不打烊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轻启心扉系列

相思不打烊

〔台湾〕李昱臻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5.75 印张 120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

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25,000 定价:6.00 元

ISBN 7-80611-078-x/I · 062



坐在机舱里，望向窗外白霭霭的云层，深藏在心底的悸动刹那间如泉水般涌出。

去国三年，换得如今近乡情怯的感受，只叹苍天作弄人，教三年前的往事再度浮现脑海，不安的情绪因为目的地的逼近而加深。

不知道父亲急电中所谓“家有变故，速回”指的是什么？我的一颗心像是飘浮在半空的蒲公英般没个着落。

飞机降落在中正机场。当我步下飞机的瞬间，几乎有种想哭的冲动；我终究还是回到我生长的地方。

放眼望去，大多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，说着我再熟悉不过的语言，这种亲切令我深深感动；我忍不住贪婪地嗅着属于这儿的气息。

我没通知任何人正确的归期，因此不会有人来接机。

走出机场，我独自叫了车，沿途看着匆忙的路人和车辆，以及我熟悉的建筑物；幸好重要路段没有变得太离谱，让我依稀可以找到往日的记忆。

炙热的骄阳带着火辣辣的热浪，毫不留情地侵蚀着都市里的每个角落，即使已是下午三、四点钟，依旧教人热不可支。

在英国的三年里，很难见到这种气候；总觉得天空像得了忧郁症似的，阴霾得化不开，丝毫感觉不到舒坦。

或许是游子心情使然，连气候都成为眷恋的焦点。

当走至家门前，我整颗心几乎要沸腾起来；那份积塞在胸中的悸动，教我连接门铃时，手都忍不住颤抖。

“你——你是二小姐？”开门的刘嫂，连忙上下打量我。“你……你实在愈来愈漂亮，跟太太年轻时一模一样。”

提到母亲，我不得心底一沉。四年了！应该有四年了，没有任何只字片语，不知道她现在人在何处？是生？是死？此时此刻我不希望因此搅乱我的思绪。

刘嫂急忙接过我的行李。

“刘嫂，我们进去再谈。”

“好，好，老爷这两天成天念着你，巴不得你早点回来。”刘嫂帮我拎着两箱行李，口里不断叫嚷着：“老爷、大小姐——二小姐回来了！”

我忍不住打量前院的一草一木，怎么说都和三年前大不相同，光是鱼池和人造山就扩大了许多。

人还没进屋子，就看到韩雪站在门口，神情惊喜万分。

“姊……”我几乎掉下眼泪。

“小妹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她跑过来紧紧抱住我。

她依旧是苍白的脸、纤瘦的身子，全身上下充满女性传统的温婉、柔顺，是个道地的美人胚子。

一直以来都是我在保护她，虽然她大我一岁，但感觉上好像是我大她一岁。家中只有我们姊妹两个孩子，自然是格外亲密要好。

正因为我们手足情深不分彼此，才种下我们爱上同一个男人的后果。

这便是三年前我毅然决然飘洋过海到英国就读的主要原因，如今想来，仿佛那是昨晚的梦魇一般，仍历历在目。

“快进来，爸正在等着你。”她热切地牵着我的手，匆匆进入屋内。

屋里的摆设和三年前不同了，看来曾重新整修过。

“爸，小妹真的回来了！”她兴奋的打开书房的门，对里头喊着。

我踟蹰地走进去，迎上父亲锐利的目光。

“爸——”

“韩冰，三年了！你终究还是回来了！”他感慨万千。

“你们先聊聊，我去把房间整理整理。”韩雪热心的奔出去。

“姊……”

“让她去吧。”父亲出声制止，示意我坐下来，“过两天你要搬到新房子去住，就让她好好表现一下。”

“新房子？”

“我在近郊用你的名义买了一幢三层楼别墅，以后洽谈公

事和休息都方便。”

“洽谈公事？”

“你知道商场如战场，很多人正等着看我垮台，而最近确实有这个可能。”父亲吸着烟斗忧心忡忡的说。

“韩氏企业不是一向经营得很好吗？”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。

“韩氏关系企业相当多，有的扩展太快，使得资金上的调度有些困难。”

“那你催我回来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希望你能接掌龙阁百货和龙阁饭店。”

“要我接管一家大型百货公司和一家五星级饭店？”我几乎不能置信。“爸，我对经营管理根本没有兴趣……”

“现在已经无所谓兴趣不兴趣了，因为如果你不打算接掌，就必须由其他董事接掌，他们之中有人希望我倒下。”父亲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味。

“我没有考虑的余地了吗？”

“你多考虑一天，百货公司和饭店就得多赔一天的钱。”

“怎么会……”我实在无法想像。

父亲在袅袅烟雾中缄默，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鬓角的白发，我知道我心软了。

“韩雪比我心细，或许让她接管会来得好些。”我怀疑自己的能力。

“韩雪自小身体就不好，要她来扛这种重担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”

“看来我别无选择。”

“你可以选择，因为百货公司和饭店的经营成败，全掌握在你手中。”父亲气定神闲的说。

逼鸭子上架式的选择，也叫选择？

没想到阔别三年的我们，见面后的第一次交谈，竟是这般教人难以招架。

“商场上的事，我根本不懂。”我的语气缓和下来：“何况我主修的是文学，跟商务毫无关系。”

“跟着我四处看看，多用脑筋，全盘了解公司的营运状况，慢慢摸索，自然会开窍。”父亲欣慰而得意地吸着烟斗。

很少有人五十多岁时还保持一颗赤子之心，父亲得天独厚，不但拥有一副帅挺的外貌，举凡学识、经历、财富和地位亦在使人钦羡。

我想，我打心底欣赏父亲。但是，对自己即使“从商”这件事，心里仍然忐忑。

三年前，我毅然决然地弃商从文，飘洋过海去修读文学；三年后，我却又不得不接受父亲丢给我的烫手山芋，想来实在可笑。

我深深叹了口气。

“好，明天我就开始到公司上班。”

父亲满意地点头微笑，仿佛卸下千斤重担般的舒坦。

夜里，躺在柔软的被窝中，心里忍不住暗自计划明天要做的一些事，以及该如何和员工沟通等事宜，直到我发觉自己的房门被人轻轻开启，方才中断。

“谁？”

“是我。”韩雪被我的声音吓住，隔了会才说：“这么晚怎么

还没睡？”

“太兴奋了，睡不着。”我索性坐了起来。

她步履极轻地走到我床边坐下。“我还以为是我把你吵醒了。”

“没事。”我拉着她的手。“倒是你，什么时候养成晚睡的习惯？”

她柔柔的笑说：“你知道家里重新装潢，这间房间还没有人睡过，我怕冷气太强，想过来帮你加层棉被。”

“姊，谢谢你。”听了这席话，我鼻子都酸了。

“瞧你说的，才离家三年就这么客套，要是再久些，岂不成陌路人？”

我感到一阵羞愧。“姊，我不是故意流连在外不回家。”

“我明白，你是为了我和狄轩。”她直截了当地揪出我的痛处。

是的，那个叫我和姊姊都为之心仪的人，就是狄轩。

我忘不了三年前的那一幕；当姊姊不经意看到狄轩紧紧拥着我，并低头吻我时，那般疯狂的奔跑、哭嚎。

当时我简直吓傻了，狄轩立即追上去，等我回过神来再赶上去时，听到的是姊姊一连串倾吐爱意的低语，和依偎在狄轩胸膛里的镜头。

那段日子里，我像极了一具行尸走肉；加上父亲对我选择的科系有异议，促使我只身远走异乡。

这一切，仿佛昨日情景。

“被我说中了？”她黑白分明的眸子在我脸上梭巡。

“姊，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。”我振作起精神。“对了，你还

没告诉我，打算什么时候结婚。”

“狄轩希望先看到你有归宿。”

我心头泛着阵阵痛楚。“别听他的，哪有姊姊等妹妹先结婚的道理。”

“韩冰……”她眼底流露出抱歉的泪光。“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抢走狄轩，我知道你还爱着他。”

“姊，别多心，这三年来追求我的人多得数不清，我哪会记得以前的事。”

这下倒像是我在安慰她。

“你现在的男朋友一定很出色。”她兴奋极了，却不知是为她自己，还是为我？

“我还不想太早被束缚。”

“想要娶你的人，不下工夫是不行的。”她像在替全天下的男人叫屈。

“下了工夫我也未必会嫁给他。”

她被我逗笑，她的笑容好温柔、好淡雅，狄轩娶了她将会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。

“瞧你的手都冻冰了，还是钻进被窝里来吧。”我说。

她看了看墙上的钟说：“不行，太晚了，明天你会起不来的。”

“也好，你早点去睡吧。”

她站起身来对我微微一笑，轻轻的走到门边说：“晚安！”便关上了门。

韩雪是只温驯的猫，连动作都高雅得叫人忍不住多看一眼。

我不禁想着狄轩在这三年中，是如何沉醉在她款款深情里？和她在一起是否比和我在一起时快乐？他是否会不经意的想起我？……

最重要的是，他过得好吗？

在异国的夜里，我常常强烈地想着他，甚至冲动地想拨电话给他；然而当我重回旧地，那种渴望却反而降低。是韩雪的缘故？抑或是我对他已不再如以往的爱恋？

我不知道，更不想去探讨。

这夜，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，直到天将亮时，才昏昏睡去。

椭圆型的大理石餐桌旁，父亲和韩雪已经在进食，而我则姗姗来迟。

“爸、姊，早。”我坐下来。

“想吃什么？”韩雪关切的问：“是法式早点？还是美式早点？”

“我想吃点烧饼油条外加豆浆。”我看了眼桌上的食物后说。

“有有有！我去拿。”刘嫂在一旁兴奋地应声，随即到厨房为我端出来。“我就在想，二小姐出国那么久，一定想吃自己国内的东西，所以我一早就出去买了回来，还煮了一大锅稀饭和酱菜。”

我很感动。“谢谢你，刘嫂。”

“二小姐，你不要那么客气，如果你想吃什么，尽管跟我说。”

“我会的，谢谢你。”

刘嫂还想开口，却被父亲制止：“你进去忙吧。”

“是的，老爷。”刘嫂仍不时回头看我，脸上的欣喜溢于言表。

“你瞧，刘嫂和一些女佣看见你回来，连话都多了。”韩雪朝我眨了眨眼睛。

“我刚回来，她们自然觉得新鲜。”我说。

“冰儿，今天你有什么安排？”父亲三句不离本行。“要不要和我一起到总公司去？”

“过些时候吧。”我婉转的拒绝，并提出说明：“这两天我想亲自去了解一下状况，顺便买些相关的书。”

“也好，你自己斟酌着办，我先到公司去。”父亲拭了拭唇角，便起身离座。

望着父亲的背影，我突然感觉到肩负在他身上的重担压得他有些佝偻，一种说不出的孤寂。

“发什么愣？”韩雪轻摇了我一下。

“没什么。”我回到现实。“只是觉得爸爸比以往沉默。”

“会吗？”她疑惑的看着我。

“也许是我多心。”我不忍让她担心，她应该是个美丽无忧的仙子。“你知道，我总是一个人在外流浪，难免多愁善感些。”

“瞧你，又是一副文人姿态。”韩雪被我逗笑了。

聊了一阵，我便匆匆出门；虽说回到家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我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家人性格上的变化。父亲的沉默可能是来自公司的压力和母亲的因素，而韩雪比以往开朗，是不是因为狄轩的缘故？

我感到强烈的心痛。

空气里蕴含着令人汗湿的热气，我却有如置身北极般的冰寒；难道这三年来我仍然深爱着狄轩？

神情恍惚中，我随着人潮上了一辆公车。

狭窄的车厢中满是汗味混合而成的异味，教人有种作呕的感觉。

曾经，我和狄轩便是天天搭乘公车上下学，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，只不过往事已成空。

车里有几个年轻的学生，正交头接耳的谈论着。

“我不屑去上那糟老头的课。”

“可是翘课堂数多了会被当掉！”

“怕什么！顶多改修其他科目。”

“.....”

我默默地凝视窗外的景致，不用看也想像得出那些人的表情；他们“不屑”于上老教授的课，我却“不屑”于他们，甚至“看不起”他们。

我只尊重值得我尊重的人，以及懂得尊重他人的人。

随着车内下车的人群，我也跟着下了车。走在我并不熟悉的街道上，看着过往的人烟，想想，每天擦身而过的陌生人多如过江之鲫，真正能停留在心底的又有几人？

人的相识、相知，真的是一个“缘”字吧！

走着走着，越发觉得自己的眼前模糊不清，精神也随之恍惚。

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头皮被艳阳晒得发麻时，人已经处在摇晃的状态下。

“小姐，小心.....”

一个极富男人磁性的声音，瞬间在我耳畔响起。接着，我便没了记忆。

等我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置身在一处布置相当幽雅的小房间内，身旁正站着一位时髦的小姐。

“你醒啦！”

“这里是……”

“这里是范氏贸易的总经理休息室。”

“我怎么会在这儿？”我揉揉两边的太阳穴，试着站起来。

“别急！你中暑了，所以我们扶你进来休息。”

说话的人是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士，五官轮廓十分明显，脸上充满令人不容拒绝的笑意。

“总经理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出去工作了。”

“去吧。”他嘱咐：“别忘了明天客户们要的资料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那位小姐悄然地退出去。

“她是公司里的秘书，刚才是她在照顾你。”他笑意盎然地说：“对了，我叫范圣鸿，如果你的记忆力不差，应该还记得我。”

“范圣鸿？”我仔细的想了会儿：“你是……你是范伯伯的侄子？”

“你真记得我。”他脸上漾开笑容。

“谢谢你救了我。”

“韩小姐，你只不过是公司门口昏过去，没什么大不了。”他皱着眉头看着我。“倒是医生说你需要充分的睡眠和休息。”

“喔！我知道。”我想起身告辞。“真是谢谢你，医生出诊的

费用我来付。”

“你别急着走，也别和我计较什么出诊费用，看你目前的状况，顶多能走个两步。”他坚持。

“我自己的身体我了解，只是因为才回国内，加上没睡好觉，所以才会体力不支，现在已经不碍事了。”我固执的解释着。

“你昨天才回国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怪不得这两年老是没有你的音讯。”范圣鸿嘴里念念有词。

“怎么，我在国内是个热门人物吗？”

“不……不是。”范圣鸿脸色胀红。“只是好几年前追求过你，却从来没有得到你的青睐，偶尔想起总会揣测你的近况。”

我涩涩的莞尔一笑：“陈年往事了，难得你还记得那么清楚。”

“唯有在记忆里的往事，才是最美好的。”圣鸿感性的吐露。

我笑而不答，事实上我有点赞同。

“才刚回来，你的精神状态就这样萎靡不振，你不像是那种烦恼三餐不继的人。”

“你以为只有三餐不继的人才会在烈日下昏倒？”我对他的话感到有些荒谬。“富裕的台湾应该不会有这种现象才对。”

“说得也是，穷人是没有资格生病的。”

“你这话说得过于苛薄。”

“算我失言。”

我不再说话。

“你应该打通电话，直接叫救护车把我接走。”

“你生气了？”他小心翼翼的问。

“我不会因为这个话题而生气，只是不喜欢无谓的空谈。”
我坦言不讳。

“你很实际。”他笑着拉过椅子，坐到我面前。“不过，我若叫了救护车，还要陪你上医院，反而浪费更多时间。”

“你比我更实际。不过还是多事了点。”

“能在今天和你巧遇，我珍惜这个缘分。”圣鸿的双眸泛着几许柔情。

“缘分？”

“你不认为？”

“就算是吧。”我实在无法再和他闲扯下去。“不管怎么说，我都要谢谢你，但是我却是非走不可。”

“有比你健康还重要的事？”他怀疑。“或者是我惹你心烦？”

“我只是急着去买几本书。”我站起来整理仪容。

“既然你这么坚持，不如我陪你去买。”他兴致勃勃的提议。

“你？”我大感意外，一时不知如何拒绝。“你不上班了吗？”

“秦小姐是我的得力助手，有她这位秘书在，我可以放心出去坐咖啡厅。”他似乎对自己用人的能力相当自豪。

我突然有股想向他请教用人的秘诀，更想参观他公司里的运作情况。

“你很相信那位小姐？”

“用人是一门大学问，所谓疑人不用、用人不疑。”他明白表示：“平常我很注重人才的训练和培养。”

“我可以到你公司参观一下吗？”

“欢迎之至。”他做个邀请的动作。

我跟他身旁，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参观，也用心地聆听他的管理方式。这教我瞬间开窍不少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投射过来询问的眼光。

“贵公司相当有制度。”我开玩笑地说：“只是总经理的心防太薄弱了点。”

他足足愣了半晌，仿佛不能意会我话中的意思。

“难道你不怕我是商业间谍？”我问。

这会他才恍然大悟般。“原来你指的是这方面。不过，我可没泄漏半点公司的机密，而你根本不像商业间谍。”他开怀地笑着。

“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，以后最好小心点。”我好意的叮嘱着。“今天打扰你太久了，改天我再登门致谢。”

“我说过要陪你去买书的。”他极认真地说。

“我想……”

“你想拒绝？”他有些急促：“你想反悔？”

“我韩冰向来不食言，但是我并没有答应让你陪我去买书，不是吗？”

他显然没料到我会拒绝，错愕的神情充分流露出来；看样子他是很少有被拒绝的机会，照时下的情况而言，年轻女孩遇上有学识、有涵养、又有事业的青年，倒追唯恐不及，怎会拒绝？